

《美国父母怎样“管”孩子》

第一章克服“管”孩子的冲动

通过与无数家长的交谈，我发现没人愿意逼迫自己的孩子，但又都觉得不这么做不行，否则任其自由发展，他们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可悲的是，尽管有发达的思维，我们仍然不能控制一些指导我们养育子女的粗浅而模糊的想法。

“管”孩子的动因

一切从何时开始？从儿子最后一个学说话？从女儿第一次参加学前面面试失败？从孩子棒球赛失利，还是没有被选进优等生班？

迟早我们要面临这样一个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不是最好、最聪明、最漂亮，总之不是“完美”得令人嫉妒。这让人郁闷，不是吗？前一秒钟你还幻想着孩子容光焕发地接受诺贝尔奖或是全国图书大奖，而后一秒钟却发现和你坐在乱糟糟的房间里的还是那个平常的小子。

其实，认识到孩子的弱点在教养过程中至关重要。在理想状态下，你和孩子心神相通，能够想出合适的办法帮他们克服所有弱点。但大多数情况下，你能给他的就是接受与慈爱。也许我们的儿子不适合当总统，也许女儿在另一家幼儿园会很出众。有时一点儿努力就可以让事情好起来。孩子不说话，去医院做个检查，看是不是听力出了问题；孩子没有进优等班，和老师谈谈，看看孩子需要在哪些方面稍做努力便可进步。

也许你认为这些做法都不行。你在琢磨听说的一名师，或者想到了你的邻居——幼儿园一位有力的基金募捐者，也许求他给园长写封信，你过于顽皮的孩子就可顺利入园。也许你想找老师求求情，为学校多出点儿力，这样孩子就可以进优等班。

在考虑这些办法时——找老师求情还是在后院搭个篮球架让孩子多练习；给学校捐款还是换所似乎稍差一些的幼儿园，我们都不能避免选择带来的压力。其实，身为家长的压力就是做选择、拿主意的压力。社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再加上我们感到有必要“管”孩子，要做出明智的决策就更难了。

著名的儿童成长专家梅尔·莱温先生曾说：“成年人做好一件事就行，儿童则必须面面俱到。”我们知道自己擅长教书而不是网球，擅长金融分析而不是做家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志趣和技能做出选择，加上运气和意志的帮助，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过上快乐的日子。而儿童得学好数学、语文、外语、自然、体育，还要尽社区义务、锻炼领导才能……随着竞争水平提高，儿童面临的压力日趋严重，更加不幸的是，这种压力多半来自父母。我们希望子女成才，这无可厚非，但又不愿意接受因过度强迫子女而造成的苦果。这正是本书想要帮你解决的问题：如何让你的孩子健康发展？“管”孩子没错，适度的压力会起好作用，反之却会造成难以预料的恶果，那么如何把握这个度？

当然，有些家长并不在乎。在他们看来，逼迫子女天经地义，很难让他们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你已经打开本书，就说明你是开明的，愿意做出改变。你可能正在担心孩子的生活秩序被你的强求打乱，你愿意从这本书里找到正确的做法。我见过很多同你一样的父母，他们为子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残酷的世界担心，他们想尽力帮助子女成功，同时也希望子女独特的天性不会被凡尘湮没。

然而很多家长不能领悟养育子女的真谛。出于一些被误导的原因，我们感到孩子最终的成功完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做个胜利者，自己不行，那么孩子要赢。这已毫不新鲜，我们看到太多的相关介绍：能够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大学的辅导名校、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和心血的训练营地……家长们注定能遇到其中的一个。

为了孩子，父母们你争我抢；为了孩子有份与众不同的“金色”履历，父母甘心忙碌一天后，还要开车送5岁的小孩去城市另一头学琴，或者每小时花60美金请教练指导孩子打网球……而这些时间他们本可以和孩子快乐地吃饭、聊天或游戏。

通过与无数家长的交谈，我发现没人愿意逼迫自己的孩子，但又都觉得不这么做不行，否则任其自由发展，他们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是否为孩子争得一个好班级，是否八年级就把孩子送进SAT考试辅导班，是否该让孩子去球队受训因为听说常春藤联盟大学在运动方面要求很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这种担心影响着家长们的决策。

是不是孩子就必须有哪个特长？如果适得其反呢？作为家长，我们总是感情用事。孩子哭了，就得哄；孩子

跌倒了，就得去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必须依赖自己的感受来抚养子女，所以当我们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去逼迫、催促、训导子女，也就很难考虑其他问题了。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会在心底质疑：“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孩子吃得消吗？”

当然，首先我们得承认人类天生就要竞争。天性让我们要做最好的，让自己的孩子做最好的。弱肉强食法则告诉我们，最富的人会拥有漂亮的房子、车、女人。但幸好，灵魂和思想上的满足是物质无法相提并论的。

可悲的是，尽管有发达的思维，我们仍然不能控制一些指导我们养育子女的粗浅而模糊的想法。这些想法——或称为“冲动”——使我们无法理智地做出正确的决定，进而留下后患。表面上这些冲动无法辨识和控制，但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将逐一介绍父母强迫子女的7种动因，并对如何控制这些冲动，为孩子的生活保持平衡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

别人都这样做

如果有一纸协约，规定父母放下逼迫子女的“武器”，大家都会罢手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有我们放松了要求，辞退了家教，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被落在后面，成为生活的败兵。

在球场边、候诊室、家长会上，我们不断听到人们这样那样的私语：“孩子一出生，立刻要抱抱它，否则将来他肯定跟你亲。”“孩子3岁了，赶快让他学外语，长大再学就难了。”“他们现在不会T型球，将来打棒球就不行。”“八年级数学不好，高中就不让学微积分。”“现在不参加课外活动，对申请大学可不利，大学认为那样的孩子没有恒心。”

美国是个充满机会，每个人都可以一展身手的民主国家。建国者认为民主的含义是人的自由不可侵犯；而在21世纪的母亲看来，民主就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起跑，当然，前18年是父母推着或带着他们跑。

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家长渴望子女成功的压力甚至在怀孕时就开始了。最近我从电视里看到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神情严肃地讲述自己生孩子的经历。听从专家建议，他们吃着富含微量元素的食品以净化身体，为怀孕的最佳时机做准备。4个月后，专家说他们可以尝试了。就像期望的那样，他们立刻怀了孕。孩子未出世，似乎已占尽先机；整个怀孕阶段，他们严格的饮食制度丝毫没有松懈。

从怀孕起母亲就感到孩子的健康、聪明以至终生的幸福都系于己身。因为专家说要如何如何才能生出一个更好的婴儿，她们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否则以后埋怨自己：“如果没喝那么多咖啡，孩子一定会得到联邦奖学金。”“要是那时多吃点胡萝卜，他的视力一定比现在好，空军飞行训练学校一定会录取他。”“当初要是让她吃一年而不是两个月的母乳，她该不会得这种可怕的过敏症吧？”那真是追悔莫及。

今天的母亲最懊悔的是不能以“完美”的方式生下孩子，因为她们错误地相信，如果事前严格遵守那些规矩和教导，事情一定会非常顺利。我认识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士，她生第一个孩子时，事无巨细皆以“科学”为据，结果孩子还是得开刀取出。后来她说：“我太失望了，甚至有点儿不喜欢这个孩子。他出生后的头几周我老是回想分娩的过程，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如果准备得再好点，是不是能把孩子自然生出来？”

其实，任何一位产科护士或医生都会告诉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尽管更好的孕期照顾确实可以让生产更为顺利，婴儿更加健康，但就算最有节制、知识丰富、意志坚定的妈妈在生孩子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问题。但在有些母亲心里，坏运气似乎是不存在的，她们相信，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这些未来的莫扎特、伦勃朗身上，一定是自己努力不够。

孩子在母亲肚子里时，事情还没那么复杂。该吃什么、喝什么、听什么，完全可以掌控。一旦孩子出世，父母便开始与整个世界较量。你的孩子比邻居的孩子高还是矮？更爱睡觉还是更警觉？初为父母，你希望孩子一切都是最好的。打孩子落地起，你似乎对每件事都没了把握，各种意见、指导、专家式的建议都让你如获至宝。如何养大孩子？你得到的答案就是：

邻居在“管”他们的孩子，亲戚在“管”他们的孩子，电视上所有的家长都在逼孩子学这学那。3岁的孩子在学日文，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说他两岁的孩子已经在学西班牙语。媒体不断地用神童的故事刺激我们，还告诉我们种种育儿良方。电视里一会儿是一个两岁的天才高尔夫球手成功地击球入洞，一会儿是女老师在推销如何教孩子做运动以提高他们智力的书籍。

慢慢地，自己那个孩子——那个不是快活地做泥巴馅饼，就是看电视打电子游戏的小家伙——似乎有些暗淡无光。这不是说他一定要赶上周围那些富有天才和特长的儿童，但是我们一定开始担心，这样下去，社会怎能认

识到他的聪慧和不同凡响？别的孩子收获时，他就只能两手空空。

在嫉妒和争强好胜的双重煎熬下，我们寝食难安，尽管明明知道有些事是瞎编的。最近一本有名的妇女杂志刊登了一家6个明星孩子的故事。从8岁到15岁，这几个天才儿童的生活被旅行、演出、结交明星和挣钱填满，但文章却强调说，“他们和其他普通孩子一样”。他们的妈妈自豪地介绍说他们都有朋友，也做家务、写作业；他们只是比别的孩子多学了点技艺，更有能力和决心罢了。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想，难道自己的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吗？我们可以为此做点什么呢？尽管这本杂志上月的一期还刊登了若干童星吸毒、离家出走、十几岁就离婚的悲惨故事，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让孩子成名成腕的幻想。

当然真正鼓励孩子踏上“星途”的父母只是少数，我们更关心的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各种竞争。他们入睡后，我们会讨论他的吃相是否斯文，他在训练中的表现是否能入选全明星队，或是考试成绩的好坏。只要孩子比邻居的小孩好那么一点点，我们就会非常欣慰，起码也得和邻居的孩子一样好。因此，如果邻居的小孩在补数学、练棒球、准备上学前班，我们的反应肯定会一样不落地照做，因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自己感受这种竞争大概是过去参加SAT考试的时候。但那时，即使成绩不好，也茫然不知这会对自己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什么影响。那时没有人“备考”，因为人们说这没用，我们也就听之任之。在现在这个追求完美的世界，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不用准备就上考场，但是想想吧，一旦准备了，他将可能是少数精英中的一个。如今，SAT辅导已经成了一种产业，各种图书、CD、网站、各种冲刺辅导班以及名师应运而生。如果你没有让孩子为SAT考试做准备，那简直就是对他的失职。

很多父母用SAT考试说明自己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的苦心。过去的父母不会这样做，他们的孩子也很好。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每个人都这么做，过去认为是“多余的”现在则是“必要的”。如果人人都停下来，自己也可以放手。可是当所有人都在想如何让孩子更胜一筹时，你怎么能松懈呢？这就像削减军备的改革，每个人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可就是没人首先放下枪来。

成功的空间很狭窄，这一认识让子女教育的战斗更加激烈。想想抢凳子游戏。你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参加一个生日聚会，凳子摆成了一圈。9个孩子围着8张椅子绕圈，突然音乐停下来，孩子们抢成一团，待尘埃落定，你发现只有你的小家伙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简直很难说谁更伤心欲绝，是他还是你。要不是社交礼节的约束，你早就冲到隔壁拿张椅子给他了。

抢凳子只是个很简单的游戏。赢者坐下，输者站立。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折中的可能。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分坐一张椅子，也不能靠伶牙俐齿获胜。每一回合，总有一个人要败下阵来，最终只有一个胜者。在这个游戏里，成功的概率很小。

现在的父母把孩子的生活看成一场更严峻的抢凳子游戏。目的当然不是抢得一把椅子，而是去“获取成功”，但两者提供的机会都是有限的。如果你的孩子行动迟缓，反应不迅速，没有适时坐到椅子上，他肯定会被清除出局，因为其他孩子已捷足先登。

这种认识潜在的含义是，与你的孩子竞争的其他孩子都是他的敌人，至少是竞争者。

这是真的吗？生活真是这么残酷吗？很多成年人都会点头称是。工作中，有人得到加薪、晋升，有人却没有；有的人非常灵活，在别人排队时，他已通过预定得到了紧俏的音乐会门票；有的人得到大宿舍，因为与舍监关系好。总会有人比你多打算一步，早出发、多跑腿，得到的当然是胜券。对成人来说，把生活看作一场争斗自有道理，也许还大有好处，但在教育孩子时给他们灌输这个观念是否恰当呢？

多数父母接受了学校教育的模式，因此，让孩子进入一流的学校（幼儿园、中学、大学）就成了家长苦心追求的目标。然而学校的名额是有限的，这是一个节奏更快，也更重要的“抢凳子”的游戏，如何为孩子谋得一席之地呢？只有最好的才能获胜。

比尔·盖茨辍学闯天下，成就微软帝国的事业；查尔斯·施瓦博患有阅读障碍，却创立了一家成功的投资公司。然而人们对这些违背这一定律的例子熟视无睹。

人们现在不仅对SAT考试十分紧张，连入幼儿园也变成头等大事。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一些指导孩子进幼儿园和小学的咨询师每小时收费高达300美金。他们指导孩子如何用眼神交流，微笑；大点的孩子还要学习如何做得自然，让人想不到自己曾参加这种培训，总之要很保密，因为学校强烈反对这样做。为什么依然还有家长花钱让3~5岁的孩子学这些东西呢？马克斯·卡罗先生是弗吉尼亚州教育咨询协会的理事，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父母们把私立学校看得过高。他们以为孩子不能进私立幼儿园，以后就没法上好的学前班。而如果能上不了哈佛，孩子的一切都完了。”

这是那些凡事都要为孩子做到最好的父母们非常极端的做法。另外一些父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看到有关

报道后他们也会考虑，要是放任自己的孩子在街上游荡，满脑子都是超级英雄或比萨饼，在与别人的竞争时他们就会处于劣势，而一次咨询却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从事“完美儿童培养”行业的收费水涨船高，父母面临的压力和焦虑也越来越沉重。据《哈特佛德报》报道，6年前，康涅狄格州米德费尔德学校的八年级学生有一半以上被该州著名的查沃特罗斯玛丽大学预科学校录取，而今年被录取的只有几个人。彼得·菲力蒲先生是赫茨科斯学校的录取官，他说，自1995年以来申请他们学校的人数已经涨了1/3，而录取率现在仅为27%。

2001年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从150份高中毕业生的大学申请论文中选出5份在电台播放。尽管听听高中生如何把自己推销给大学很有趣，但这种做法却不合情理。因为这些文章应该只有录取官才能看，这样做不仅玷污了大学申请过程，而且刺激了家长们竞争的决心。

类似的报道充斥着媒体，几乎到了另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它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楚：要孩子成功，赶快送他们去受训，去练球，去美容，时不待人啊。

人有竞争心，无可厚非，焦虑发愁也在所难免。为人父母的重要职责不仅是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还要“武装”他，让他生存下去，如果能成功，再好不过。对很多父母来说，送孩子进哈佛、普林斯顿的竞赛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也是一切家教背后的动因。但是如果坚持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问题会日益严重。

过度强调成功和完美、打造天才少年以及媒体的大肆渲染、邻里之间的攀比，这一切已使人们无法看清儿童成长的真正要义。16岁的孩子接受辅导，让他熟悉数学公式，以便更有信心地参加考试，这没什么不对。但是，从孩子两岁起就给他施压，让他做得比现在“更好一点，更多一点”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人人都这样做”，所以要采取逼迫式家教，而过分强调“目标”的心态更是元凶。大人的生活是由目标构成的：工作时我们要达到某个目标；娱乐也有目标，骑自行车是为了锻炼心脏、保持健康。我们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乐趣，如果减肥成功或学会了一门外语，我们会洋洋自得。很自然地，我们把这种感受强加到孩子身上。如果能成为校队一员、赢得数学竞赛胜利、会弹钢琴，他们就难道不开心吗？确实，谁都想取得成就，但对孩子来说，过程最为重要。况且如果目标是自己定的，实现它当然会快乐无比，但如果是别人强加给你的，那就索然无味了。

比尔·约翰逊是1984年冬季奥运会的滑雪冠军，他的经历是典型的为目标而生的悲剧。没有什么职业比当运动员更强调目标的实现，在最高水平上保持优异的成绩需要他们全身心的投入（正如获得过8次全美田径比赛冠军的里恩·詹尼斯所说，“你不训练可以，但别人会练的”）。比尔经过80年代的辉煌后，他的目标是2002年奥运会冠军，但4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为了引起教练的注意，他参加了阿尔卑斯滑雪锦标赛，结果差一点儿失去平衡丧身山崖。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得到奥运冠军后的生活非常悲惨，他和妻子离了婚，放弃了两个年幼孩子的抚养权，没有工作，甚至没有长期的住所。他的一个老朋友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比尔还是小孩时，就梦想着赢得金牌。我想他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别的什么。更可悲的是，他后来的生活就是同那些同样值得珍惜的东西作战。”

过度强调目标或奖励会在孩子身上产生副作用。一位母亲在跟我讨论时，提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经常告诉他们要尽力而为。但现在我想他们也许以为我是要他们去赢，去打败别人。”她的想法没错，在孩子们看来，“尽力而为”就是要“完美”。没有几个小孩会认为自己能做到完美，如果试图这么做，对失败的恐惧会造成孩子的焦虑和压抑。

我们这一代人是用努力和奋斗换来今天的成就，从这一经验出发，我们感到逼迫子女成功是有道理的。我们拥有的东西比父辈多多了，我们希望下一代至少不会输于我们。回首走过的岁月，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做出的明智选择和犯下的错误。劝孩子放弃冰球、学习拉丁语或击剑时，我们知道自己的决定对孩子的将来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期望给子女带来的压力。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已经不是以孩子为中心，而是以家长为中心了。正如大卫·厄尔金在《后现代家庭：新的不平衡》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已经改变，这是为了让他们更适应我们成年人的生活。“以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很幼稚，现在看他们是无所不能。我们不得不这么看，因为我们必须让自己相信，他们有能力应付这个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为了工作我们不得不把孩子交给看护中心，我们就必须相信孩子能独自应付外面的一切。如果孩子放学回家一个人呆几小时，我们得让自己相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如果孩子只能独自乘飞机去看你的前妻，你不能考虑他是不是太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感到孩子就是个大小人，任何事都能办到，因此提出超越他们能力范围的要求似乎无所谓。“人人都这么做”，会错吗？

试图让家长们退后一步很不容易，没人愿意首先从这场战役中退下来。可喜的是，有一些父母已经认识到如

此教育孩子的危害。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人们组织了一个“家庭生活第一”的社团，他们拒绝让孩子参加过多的训练，尤其在假日里。尽管有些教练对此大加反对，他们强调运动可以锻炼体魄和意志，作为运动员申请名校可谓易如反掌，但这些父母依然坚持减少孩子课外补课、训练的时间，而是让孩子真正享受做孩子的乐趣。

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1)

我们逼迫子女，因为专家说这的确有效。他们向家长推荐最合适的育前饮食、婴儿大脑发育促进剂、儿童成长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教会家长尽量委婉地对孩子说“不”。尽管我们自己从未尝试过这些东西，但我们依然相信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抓住每个能促进孩子成长的机会，他一定会被远远落在后面。

事实上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成长剂”、“补脑剂”的效果经不起科学检验。很久以前，我们的父辈养育我们时，他们认为子女的聪明或愚笨是遗传决定的。C. 波特先生和他人合写的《大脑的工作》一书这样写道：“智力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通过教育或训练习得。幸运的是，它可以轻松测量。”这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思想。父辈们根本不读什么育儿书籍，他们认为，除非与那些天才的思想家、音乐家或运动者联姻，否则就只能看着子女在命运的摆布下生存。这样养孩子多么简单！

回顾过去，今天的父母只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生活的世界，婴儿发育成长的方方面面都被视为大事。20多年前，一项“奇妙”的研究发现，子宫里的胎儿可以辨别母亲的声音。听到这个消息，准妈妈们开始用充满慈爱、极富情感的声调与之“交谈”，试图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培养还是个胚胎的孩子。受此现象启发，孤星公司推出了“宝宝之音”，一种“听肚子里胎儿的声音，与之交谈，放音乐”的设备。该产品的广告词写道：“想有一个更聪明的孩子吗？快用‘宝宝之音’吧。它能让你和孩子联系紧密，提高智力、促进成长。”言下之意就是说，不这么做就会生下个笨小孩。这样说来，即使肚子里的孩子偷听到的是“请帮我搬一下东西好吗？我给你1美元。”或者“你们店里有女厕吗？”他也会受益非浅的。

知道宝宝能辨别母亲的声音，得出必须与它交谈的结论，使诸多妈妈在教育子女的道路上徒添烦恼。

提到婴儿音乐，你大概听说过“莫扎特效应”这个说法，一个叫阿尔佛莱德的法国医生发明了它。1993年，威斯康星·奥斯克大学的一个研究进一步“证实”，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和空间想像力。该研究是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而且研究结果后来遭到质疑。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相信给未出世的宝宝听莫扎特会使他更聪明。几年前《金钱》杂志报道说，一所新泽西州的社区艺术院校为睡在肚里的宝宝们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让他们“聆听”莫扎特、威尔第的音乐。尽管收费高达70美金，那些充满责任感的妈妈们还是趋之若鹜，相信这样可以刺激胎儿大脑的发育。

据1996年《旧金山时事报》头版消息报道，阿拉巴马大学的克拉齐·莱美博士向美国科学协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在6个月时给宝宝各种刺激可以将智商提高15%~30%。如果觉得太累，还可用“刺激器”，据说有了它，你的宝宝会更聪明、更快乐、更敏捷。该产品的宣传册“宝宝能看到什么？”中写道：“研究表明，在视觉刺激丰富的环境中，婴儿会更安静、注意力更集中，在以后的成长中也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良好素质。”

如果胚胎可以欣赏莫扎特，刺激器可以提高婴儿的智商，那么为什么3岁的孩子不能学法语或小提琴呢？有了这么多的技能，他们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富有、更充实？难道不会因此进入一流大学，毕业时凭“金灿灿”的履历找到一份顶级收入的工作？今天的父母恪守这样一条金科玉律：给孩子头脑里塞满各种知识、技能，他一定会比其他孩子更聪明、更成功——至少也会比朋友们的孩子棒。各种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有耐心教导他们，孩子一定会学得越来越多。当然，结果要在未来验证，但孩子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现在如果连试都不试，将来会觉得愧为家长的。

一想到人们对某些早期教育的迷信，下列几个例子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格林·多曼先生因研究脑部受伤的孩子而为人所知，曾写过《如何教你的婴儿阅读》一书。他创造了一种“模式训练”法，即通过每日12小时的固定训练激活“未使用的脑细胞，使之替换那些受损脑细胞的功能”。据多曼先生说，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正常孩子，经过强化训练的普通小孩一定会“全面发展”。他的“打造天才婴儿”的计划包括鼓励父母给孩子准备卡片，教他们数学、语言和大量的所谓“小智慧”一类的东西。父母要不断指导婴儿，直到他们掌握天才儿童的课程为止。

19年前多曼先生创办了“伊娃托马斯学校”，目的是培养“智力、体魄、心理全面发展”的学生。这所学校位于费城郊外，在那里孩子们以一种武士道的精神学习日文或小提琴；六七岁的小孩学习希腊语、拉丁文，朗读莎士比亚剧作。他们的课程安排灵活，每班人数有限，年龄大的孩子还有研究课题。这种教育似乎可谓完美无

暇，其培养的人才必定会是社会精英。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一直就读于伊娃托马斯学校的8个小孩13岁毕业后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

这种集中强化式教育的失败首先归因于它忽视了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大多数家长也不会把孩子送到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这会限制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但这种教育所应用的方式——用卡片、外语激发孩子的智力，也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科学。心理学家爱德华·斯格勒先生是耶鲁大学布什儿童教育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也是H E A D S T A R T公司创办人，他认为多曼先生的天才育儿计划完全是“一派胡言”，基于一种“堕落的科学理论”。

尽管多曼先生声称他的方法对脑部受损、有严重残疾的婴儿有效，但美国儿童医学协会一再声明他的研究未经证实，对正常婴儿来说，模式训练能促进智力的理论更是无稽之谈。

人们不大清楚这些婴儿“改造”计划为什么这么流行，更不知道起初的研究经过了怎样的篡改。那些儿童成长研究的实用部分被大众媒体巧妙利用，借以兜售各种杂志、器具或书籍，大多数父母通常不知道那些理论最初来自于何处。举例来说，研究婴儿大脑受刺激后有何反应通常针对的是那些非正常婴儿。很显然，如果长时间不理睬他们，婴儿的脑反应就会迟钝，大脑发育可能延缓，从这个意义上讲，合适的听觉或视觉刺激可以促进婴儿大脑的发育。但这些道理传到准妈妈那里，即意味着要应用在仅在肚子里呆了两个月的胚胎身上。这不是很滑稽吗？事实上，对发育正常的健康宝宝来说，家里的电话声、面包机的跳动声、电视的开启声、保姆的喃喃细语都是最好的大脑刺激源。

今天，许多儿童教育理论都被奉为真理，广为传播。有时，这种基于某种理念的教育方式让人感觉很滑稽，比如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之说。

布伦·怀特的书《生命的头三年》让公众第一次知道了“关键时期”理论。书里描述了婴儿成长的几个“关键时期”，一旦错过了这些“关键时期”，损失将无法弥补。

建立“联系”是“关键时期”理论阐述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母亲坚信在婴儿刚出生的几小时内一定要和他们保持皮肤接触，这种接触能够保证母子建立成功的感情“联系”，并且为孩子以后诸多方面的良好发展打下基础。事实上“建立联系”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大部分母亲在生孩子时都要经历这种相互接触、认知的过程。科学家研究了动物幼兽，如小鸭、小鹅的情况后，就将其夸张地用在了人类身上。另外，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也仅仅研究了28名未婚妈妈的案例便做出了这个大胆的断言。尽管“建立联系”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很薄弱，但大多数母亲依然相信它的真实性。如果因为母子的健康，或传递婴儿时的困难，抑或是因为收养，使母亲在生产时错过了和孩子“建立联系”的宝贵时光，过后她们会非常沮丧。

1997年《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使那些一心要让孩子成功的家长们更为急躁。文章说，每次父母和婴儿对视时，孩子的脑神经髓就会增加。文中引用一位儿童心理专家的话：“儿童头一年的经历对未来大脑的智力发展至关重要，他的创造力、想像力、适应能力都在这一年打下基础。”这种夸大其词的论调使母亲们培养男孩的热情高涨，在超市，你随处可见年轻妈妈不停地给她们熟睡的宝宝讲解各种东西，从麦片盒上的字母到一盒牛奶的产地。

当然父母应该跟婴儿交谈，我们应该抱着他们，抚摸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给他们买合适的玩具，看他们玩耍、探索这个陌生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为有个更聪明、更成功的孩子才这样做；也不能因为担心孩子会变得愚笨、不成功而不得不这样做。

大卫·艾尔金是那本非常有名的《被驱赶的孩子》的作者，他指出，在孩子对某种技能发生兴趣、甚至掌握了初步的技巧时，如果你试图完全教会他，只会让他感到有压力。这种教育方式极为错误，它以技能为诱饵，让年幼的孩子受到误导，走向未来可能是条死胡同的路。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一点错误的诱导可以抹杀很多其他可能的才能，我曾经听到一些儿童培训专家将之称为“傻孩子的游戏”。

大量研究表明，孩子早期受到太多刺激后会成为压力的牺牲品，他们多患有头痛、消化不良、睡眠不足的毛病，另外他们往往心理脆弱、缺乏自信。很多研究发现，过早地开始阅读的孩子到了9岁往往会变得焦虑不安、消沉沮丧。在家长的刺激下，他们即使很早就取得一些成绩，但以后却难以继续保持。家长们对这些研究结果一无所知，而大众媒体也不会将此昭告天下。

可以推断，很多子女教育方法都是断章取义、任意夸大的结果，以致最初的研究者也无法辨认。拿“激情”这个词来说，似乎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有“激情”。如果孩子有一天对天上的星星或动物园的恐龙造型发生了兴趣，过去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让孩子“走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要求他，是孩子自己有“激情”，这

就为逼孩子去学天文或古生物学找到了更“科学”的理由。10年前出版过一本《超级儿童综合症》，第一次指出了打造“天才”的危害。作者引用芝加哥医疗中心主任安妮·金博格女士的话，讲解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学习。她说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饭桌边的谈话、书本、杂志。”然后她转而批评由被逼迫的孩子和发狂的父母共同制造的紧张局面：“如果你的孩子对知更鸟或路边的花朵产生兴趣，你可以做点什么，如给他看鸟类的图片，或去参观植物园——但一定要让孩子来引导你。”确实，满足孩子对自然的好奇心令人激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孩子不过是想让父母分享他的快乐，而不是想去学习研究什么。

有钱就有幸福

我们希望子女幸福。怎么才能幸福呢？几乎不用想，似乎最便捷的途径就是金钱。

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幸福。如果你问一个怀孕的妈妈希望孩子怎么样，她通常会说：“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好。”她也是的确是这样想的。孩子大一点儿时，如果你问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幸福”，但这个答案已经不那么明确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幸福”代替了“健康”成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但“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从哪来？图书馆里充斥着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书籍，而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停下来，思考一下幸福和我们为孩子定立的目标到底有何联系，这是非常有益的。

首先可以肯定，即使追求幸福不像球场里的球童捡球那么简单，幸福仍旧是值得人去追寻的目标，而且《独立宣言》也宣布，幸福是人人享有的权利之一。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如何才能幸福？或者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如果说注重营养、运动以及良好的医疗都不一定能保障孩子的健康，那幸福就更是无可寻迹。我们只好把幸福分解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应付的东西。比如学习成绩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工作、薪水甚至最终的“幸福”，家长就会觉得该在这方面下些功夫。

我们常常用最明显、最容易的方式来理解幸福。对5岁或10岁的儿童来说，幸福就是能用很多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好吃的糖果、玩具、大电视、迪斯尼乐园旅行、新衣服、电脑……孩子逐渐长大，对金钱的认识也愈加清楚。到了五年级甚或更小的时候，孩子就知道和周围的人攀比了。他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种知名品牌，或跟母亲说：“马克家里有个大撞球桌和JACUZZI按摩浴缸，而我们只有一个小游泳池。”“杰西卡有一个越野山地车，而我只有一辆普通车。”“约什坐私人飞机去杰克森·霍尔滑雪了，马克去的是佛蒙特。”

这种“攀比”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压力随年龄的增大而加剧，父母也很难置之不理。四年级的邻居小孩背着最昂贵的小书包可能无所谓，但五年级孩子盛大的生日晚会却让人不敢忽视。我见过一个四年级学生参加的生日晚会，晚会在购物中心举办，活动是给每个小孩50美金，让他们在里面疯狂采购。你也许听说过FAO施瓦特举办的“超级不眠之夜”，花上1.7万美金便可以邀请15个孩子去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提供的精彩活动绝对会让你的孩子成为朋友中的宠儿，如应有尽有糖果、午夜探宝、DVD影碟和价值100美金的商店购物券。“攀比”心态严重影响了孩子的交友行为，一位家长六年级的女儿不邀请同伴来家里聚会，她吃惊地发现是孩子觉得自己的家不够气派。

现在的孩子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和贪欲的时代，名牌、别墅、豪华轿车……孩子们耳熟能详，尽管家长也许对此漠不关心。电视上，各种物品充斥着屏幕，如果现在他们还不知道MUD D, GUESS, CK, 或BIGSTARS牌牛仔裤的区别，很快就会明白的。

一次，一个15岁的孩子被母亲带到我的诊所，她担心孩子饮食上出了问题，但孩子看起来健康、美丽。谈话后我了解到，上学后孩子体重增加了10磅，母亲为此极为生气。“我给她买衣服已花了几千块钱，要不把那几磅减掉，休想让我再给她买衣服。”母亲的话让人不安，因为这孩子还在发育，体格定下来之前，体重还得增加好几磅。孩子对体重倒不怎么在乎，却继承了母亲强烈的消费意识，她偷偷告诉我最喜欢的香水是“DONNA KARAN”牌的，其次是“DKNY”。

最近《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开列了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的购物清单：PRADA背包，KATESPADES、GUCCI、PRADA皮带，几条SISLEY牛仔裤，一大堆倩碧化妆品，BOBBIBROWN眼线笔，MAC润唇膏，天使香水。这些名贵商品并非是有钱的父母或亲戚送的，而是用她暑期当救生员挣的钱买的。

苏珊·法露迪女士关于女权主义被商业化有一段议论，发表在《新闻周刊》上。她说：“在消费社会，经济独立意味着‘向上爬’，人的潜能便是努力‘拥有全部’。”孩子给父母的“攀比”压力可以让最坚定的朴素主义者改变对金钱的看法。毕竟，当从工作、生活的社区或配偶那里期待幸福已不大可能，那么如果金钱可以给自己宠爱的孩子换来一点儿幸福，有什么舍不得呢？况且这样还能减轻我们因工作或离婚而不能和孩子在一起的负疚

感。

毫无疑问，利他主义的社会风气已不复存在，诸如“不要问这个国家为你做了什么……”的话已被遗忘。新世纪是“赢者为王”的天下，人们关心的是：“谁是有最多玩具的孩子？”

消费至上的风气弥漫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现在，尽管家庭在逐渐缩小，我们平均占有的住房面积却是50年代的两倍。家里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房子里安装着环绕音响和连接互连网的ADSL、DVD机、刻录机、笔记本电脑、迷你CD播放机、登山装备、汽车缺一不可。

60年代美国人的信仰是“建立正确的生活哲学”；到70年代末，人们开始追求“财富上的成功”；今天，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更加强烈。据美国教育部统计，70年代有一半学生认为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而1990年这个比例是3/4；认为自己一定要有钱的比例也从39%上升到74%。

尽管作为新移民的后代，家长们相信生活哲学对人生意义重大，然而在教导子女时，他们的威逼利诱传递的信息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孩子们的思想也会在“要热爱工作，做出成就”和“为社会做贡献”之间摇摆。

不仅孩子告诉我们金钱的魅力，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更让我们认识到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幸福。发达的传媒行业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认识自己的生活多么可悲——家具、汽车、牙膏、咖啡都是那么平凡，而我们只要多花点钱，就可以拥有一切美丽、时尚、气派的东西。有了金钱，就有选择，但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我们努力奋斗，但成功的人又有多少？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种族或阶层，而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只要你多读点成功励志书籍，收看CNN金融评论，奉行成功理财的12条定律并且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很富有！但事实并非如此。据1995年梅克家庭基金调查显示，有1/4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家庭声称自己买不起真正需要的东西。注意，他们谈的并不是奢侈品，而是“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父母不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孩子们对金钱的认识会一直朝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下去。

金钱对我们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如果金钱是通往幸福的惟一途径，那么把孩子推上一条“黄金之路”就很重要。如果一张常春藤大学的文凭真能确保孩子过上特权阶层的生活，那么从幼儿园就应该将他送上正轨。但现在，请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些，认真想一想，什么才能带来幸福？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有钱就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幸福是靠金钱得来的。当然，一定的钱是必须的，贫穷不是幸福的姐妹。只要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与周围的人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我们就有了幸福。而对生活在饥饿状况下的人来说，钱可以让他们离幸福更近些，因为他需要的就是食品和健康。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德·第爱纳先生研究了财富和幸福的联系，他指出，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万美金的不发达国家，只要保障并改善一些基本需求如教育、营养、医疗、人权，人们就会觉得非常幸福。而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情况却相反。正如大卫·G·梅耶在他的《追求幸福》一书中所说的：一旦摆脱贫穷，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增加人们的幸福之感。可见，并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

从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感到太多的金钱还是造成人们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有一个病人才15岁，他吸毒、偷窃、光顾夜总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儿童。他母亲是家的高级主管，因工作去了巴黎。为了不必换学校，孩子被送到前夫那里。而他父亲要经常出差，结果除了一个尼加拉瓜籍的管家照顾，孩子一直无人管理。

根据政策计划中心做的2000年妇女调查，现在的母亲没有10年前幸福。该中心的负责人林达·塔维兰女士说：“1992年经济滑坡很厉害，但美国妇女表现出乐观的情绪。10年后，我们的经济有了顺利发展，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妇女的情绪却是“‘生气’、‘糟糕’、‘厌烦’。大家在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追求财富却难以感到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太强。当我们的钱多了一点时，我们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笔钱带来的新享受，很快，快乐蒸发了，我们转而寻觅下一个目标。比如我们增发了奖金，刚开始可能欣喜万分，但当我们把这笔钱换成一件名牌衣服或新车或者存进银行后，我们就觉得应该得到更多的钱。我管这叫“钱包理论”——无论你的钱包有多大，你也能将它塞满。很明显，一个5岁儿童玩倦了刚买的芭比娃娃就渴望别的玩具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多少钱才算够呢？有了奔驰，是不是就比有本田更幸福？是不是要尽我们所能让孩子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帮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罗马的赛内卡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前辈……自力更生，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他们不像我们羡慕金子和宝石，……他们的生活给我们启迪，让我们富有的是思想而非数字……我们只要有了足够的东西，就不是贫穷的。即使拥有超过需要的，也不算富有。

我们先辈留下了无数这样的箴言。从哲学家的思想中，从宗教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汲取这样的营养。希伯莱文的《上帝的伦理》有这样一句话：谁是富有的人？对自己得到的一切满意的人就是富人。

阅读这些箴言并不能让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们还是想尽可能地得到最多的东西。但只要家长意识到能够让孩子幸福的东西不一定是金钱，而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事，就很有意义了。毕竟幸福更多的是人的一种感受。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碰到“有惊无险”的事时，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幸福。比如刚好避免了飞机失事或车祸；我们所爱的人被诊断为患了严重的疾病，但后来又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那几分钟、几小时、几天，我们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密歇根州对因车祸致残的人士的调查发现，他们在瘫痪三周以后就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教授雪利·泰勒和丽贝卡·考林斯发现，患上乳腺癌的病人经常说经历过此症后，她们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

当然我不是说不幸和灾祸能产生幸福，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因此明白幸福不光是通过金钱、感官享受或漂亮的外表就能得到的，能够让我们生活有一定意义才是得到幸福的关键。

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幸福，现在就行动吧。各种书籍和研究试图解释幸福的含义，而我们可以相信真正的幸福在于孩子的心灵、美德、在于为他人的服务。很多理论证明幸福的人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他们喜欢自己；

他们感觉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

即使不能掌握，他们也抱有希望；

他们有开放的心灵……

如果我们能培养孩子这方面的性格，会比“逼迫”他们去追求物质的成功更容易让孩子幸福。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

父母把孩子和自己看作一体，将孩子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混为一谈，把孩子的成功看成自己的成功，因此对孩子实行“逼迫”式教育，而且欲罢不能。

格林·克罗斯在现代版的《白雪公主》里扮演的那位“邪恶的王后”是个极度野心勃勃的母亲，每日在城堡里给孩子联系老师、教练，却从不过问孩子真正需要什么。每天她都要问挂在墙上的魔镜：“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间最伟大的妈妈？”她害怕听到魔镜说：“你不是。”然而，早晚有一天她会从镜子里看到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糟糕的成绩单，步履沉重地走出中学咖啡厅，她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什么热爱的课外活动。

父母很难把自己和孩子分开，孩子也觉得离不开父母，但为了他们的成长，我们需要让他们独立。有太多的父母因为把自己和孩子混为一谈，要么过度地呵护、要么逼迫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致使孩子无法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成熟、坚强的成年人。

母亲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紧密相连，当孩子还只是个胚胎时，她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孩子出生后，尽管肉体上分开了，但在情感上她们依然连在一起。父母，尤其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在孩子出生的头几个月特别紧密。当你看到孩子静静趴在自己身上安睡时，那种快乐世间少有。随着孩子长大，你渐渐能够把孩子和自己区别开来，但尽管如此，你还是不会放手。你坚持不让他看某个不适合的电影；即使他很累也要求他给奶奶写信感谢她的圣诞礼物；或者命令他不能晚归、不能去俱乐部跳舞，不顾孩子大吵大叫说你让他没有朋友，或者威胁说他再不会跟你说话。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好的父母教育孩子时，不仅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也会替孩子考虑。他们会将两个角度结合在一起，给孩子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他们知道，孩子还没有长大，看问题只能从他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出发。

孩子的健康成长取决于母亲和孩子的交替影响，这种影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著名的心理分析专家D. W. 温尼科特博士在儿童成长教育研究中对这一领域颇有心得。他说：“好母亲开始时对婴儿呵护备至，当孩子渐渐长大，她就不再事事亲为，而是根据孩子独自处理事情的能力，放手让他们去学习、尝试、应对失败。她会说：‘你能自己捡起玩具，不是吗？’‘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倒牛奶了。’以此鼓励孩子独立。”

我为前来咨询的父母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了解他们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到底是怎样的。这包括什么时候孩子开始自己抱着奶瓶和牛奶？什么时候他自己起床，而且没有去找你？什么时候他不用你带他去刷牙洗脸？什么时候他自己做三明治？自己等车？当然，不同父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了解孩子什么时候开始

有更多的自立是很有用的。

温尼科特提到一个“镜像”理论。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眼中就如一面镜子，当幼儿看母亲的脸时，他在寻找自己的影子。而母亲看着孩子时，她也会像镜子一样“映射”孩子的表情，她模仿孩子的声音、微笑；孩子吐舌头时，她也吐舌头。自打孩子出世，父母就开始了这种“映射”游戏。“镜像”理论的关键部分是当孩子的成长进入下一阶段时父母要跟上他的变化。正如温尼科特所说，“不再事事亲为”，父母应该给孩子起到“脑前颅”的作用——大脑的这个部位帮助我们分析事物，在行动前做判断。我们不会忽视孩子的要求，但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考虑。因为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根据生活经验、知识、道德观念和出于长远考虑做出一些合理的决定，如今年不能去迪斯尼乐园、晚上得喝牛奶、限制孩子看电视，等等。

关键的问题是，父母要分清“我要什么”和“孩子要什么”。这两者常常不一致。当孩子生病时，他们希望你坐在身边，而你也感到自己是个好父母。当孩子参加学校文艺演出时，他们希望你在台下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加油，而你也从孩子的演出中获得了快乐。但如果你看到孩子生病就去抱他、搂他，你首先满足的是自己的需要——表达对他的爱和保护。你误解了孩子的需求，他们其实只希望你看着他。特别是大一些的孩子，当他们生病时，并不喜欢父母的搂抱，这种身体的亲近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而且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同样，当孩子演出时，你坐在前台，为孩子的任何一个举动叫好、欢呼，其实你是在为自己的教育成就鼓掌，孩子只会因此感到难堪。

今天，让母亲从孩子身边走开越来越难。一些父母根本分不清孩子和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他们把孩子当作“宇宙的中心”，忘记了孩子不过是个“孩子”而已，他需要空间、指点和约束。父母在得到孩子之前，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精力、时间和金钱，所以当孩子顺利出生后，父母感觉他就像自己的“胜利果实”，他是上帝的礼物，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些父母总在问，自己是不是满足了孩子所有的需要。当我们担心孩子是否喜欢我们时，就会对他们百依百顺。其实，尽管孩子们的要求被完全满足，但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却被我们剥夺了，那就是自律和建立正确的行为准则的能力。

另一种父母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处于婴儿生育高峰时期及其后的年代，实际上他们并不想真正成为“父母”，特别是像他们自己父母那样的“父母”。他们不想变老，不想让生活的节奏变慢，更不认为挺个大肚子是件有趣的事。很多人甚至这样明白地说，“不像我和我的父母，我和孩子之间更像朋友”。

不愿把孩子和自己分开，过分宠爱孩子和不能尽到为人父母的职责，造成我们的孩子向两方面发展。一种孩子被看成“宇宙中心（C U）”，一种孩子成为家长的“小我（M I N I - M E）”。我们的教育方式也相应分为两类，但它们往往又矛盾地统一于我们一身，我们一会儿溺爱娇宠孩子，一会儿又把他当作满足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目标的“小我”。

每次提到C U型的孩子，我就想起曾碰到过的一个小孩。我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她4岁的孩子要果汁喝，而且是马上要。母亲（自我进家门，她已经被打断了好几次）只好去给他倒。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盒果汁，给孩子倒了一杯。但这孩子摇摇头，要另一个盒子里的。母亲告诉他两盒果汁是一样的，只不过那盒还没开。结果孩子还是坚持要重新给他倒，最后母亲让步了。也许她是因为我在场，不想浪费时间，但无论如何，孩子得到的信息是：我是“宇宙中心”，我要这个盒子里的果汁，你就得给我倒。

把孩子视做“宇宙中心”的父母常常做些多余的事，即使孩子没有要求。从“婴幼儿监护器”开始，母亲习惯了永远在那儿准备为孩子做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因为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十分内疚。母亲们一直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帮助、干涉或鼓励孩子，难怪她们总感到心力交瘁。

父母总是把自己和孩子系为一体，这种强烈的“映射”心理使他们觉得子女教育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摩擦难以忍受。这种情况有时会使家里充满紧张空气，有些母亲甚至觉得不能和孩子呆在一起，因为孩子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为了找到自我，她们必须时不时地离开孩子一段时间。

最近报上有一系列介绍S A T培训专家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提到一个请专家辅导孩子的好处：这样可以使孩子处于一个“排除感情因素”的环境。比如，当教练要求孩子填写申请表、做考试练习题时，孩子不会对他大吵大闹，说“你老这样逼我”，不会摔门，而对母亲他们则可以肆无忌惮。其实，父母教育子女是离不开情感投入的。

一个13岁男孩的母亲告诉我，“我受不了每天为作业问题和孩子争来争去。最后，我只好告诉他，只要他考试优秀，我就奖励50美金。”这也造成了家长过度依赖“子女教育的外包”和过度信任“专家”的状况。他们觉得让保姆和辅导老师处理一切，痛苦可以大大减轻了。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处理这种问题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借用反对青少年过早尝试性行为的口号：“不是

我，不是现在。”当你正在和丈夫讨论一本有趣的书或在切洋葱、洗澡时，你的孩子走过来求你陪他玩、给他念家庭作业，这时你要说：“不是我，不是现在。”这句话我屡试不爽，我想它可以作为子女教育的一条口号。

在把孩子当作“宇宙中心”，是因为父母不能正确理解大人和孩子的不同，他们被孩子牵着走。而“小我”则是一下子被推入成年，以此来满足父母的需要。

我认识一个父亲，他对13岁的儿子开始对女孩子感兴趣这件事非常关心，还指导他如何“应付”女人。他儿子听了他的话，告诉女孩子他太忙接不了电话，最好晚些再打过来。暂且不谈这个父亲给儿子的建议是好是坏，这种做法本身就让人不能接受。显然，父亲把孩子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生活了，儿子与女孩子交往的初次尝试也许会因这种“侵略式”教导而失败。单亲家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父母把子女当作顾问，和他们探讨如何约会、如何花钱等本该留给成人的问题。我听到一些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描绘成“最好的朋友”，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

记得杰西卡·杜罗夫吗？才7岁的她为了做跨越全美的飞行而丧生。这场悲剧导致了3个人的死亡：她、她父亲和飞行教练。当时，针对媒体吹捧这种危险行为和父母让孩子参加这种惊险举动，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我听到很多人表示了对杰西卡父母的憎恨。为何他们会允许甚至鼓励她去冒生命危险？她还那么小，登飞机时，她需要额外的帮助才能上去；坐在椅子上，她需要垫子才能看到操纵仪表。

杰西卡的事例给那些只关注自己想法的父母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家长逾越了大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一心想让子女成功，家长往往忽视或拒绝相信某种活动不适合孩子。当媒体充斥着杰西卡的报道时，另一位母亲也在《旧金山日报》骄傲地谈论着母亲、孩子和成功的话题。当她的双胞胎踏上花样滑冰的领奖台时，她感到“这是身为母亲最幸福的一刻。我感觉极了。就像赛马，你的马赢了，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当孩子成功时，我们未实现的目标由他们实现了……比起孩子，我们真是没用。”

杰西卡的母亲丽萨·布莱尔·哈萨维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以至于她也像七岁的孩子一样思考。杰西卡失事两天前，有人问她天气是否会影响起飞时，她说，“天气也会为她让路。杰西卡靠的不是运气，是她自己的力量，杰西卡自身的力量使她去征服她的梦想。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孩子。”杰西卡从没有过真正的童年生活，当《旧金山时报》的记者问她母亲杰西卡在单飞时会不会害怕，哈萨维说：“我们不用表示情感的词汇。我们不说‘害怕’、‘恐惧’、‘伤心’、或‘快乐’等等。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杰西卡是个很棒的飞行员。从她的身体和灵魂中我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不能让紧张或害怕破坏她的梦想。”

英国儿童医科专家罗伊·麦顿博士将这种家长包办孩子生活的心理称为“代办成功综合症”，它专指那种为达到自己的梦想而不惜让孩子受伤、甚至付出生命的家长一种病态的心理。

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今天的家长的确往往忽视在强迫孩子实现自己为他们设定的成功目标时，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比如，不断发生的儿童运动员受伤事件、儿童运动医疗行业的存在都说明了对孩子的要求过度了。在初高中，不论孩子的体格、技能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参加同等的竞赛。年龄小的运动员经受的伤痛更加厉害，因为他们的骨头、肌肉、韧带、关节都还处于发育阶段。我认识一个母亲，她对她儿子的足球教练很是不满。她15岁的儿子是八年级学生，教练却老要让孩子参加高中暑假的足球比赛。这位母亲说，“我儿子确实是个好球员，尽管他比较高大，但他才15岁，怎么受得了和比他大四岁的孩子冲撞？”这位母亲很明智，但她告诉我，很多妈妈听到教练对自己的孩子很感兴趣时都非常高兴。

从幼儿的名牌服饰、自行车拉车，到滑雪包、运动车，无不说明父母将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混为一体了，不清楚什么是孩子的必需品，什么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方便，或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

让我们举运动车为例。它前后都装有轮子，早晨父母出去健身时，可以把孩子安放在里面，这样很快就可以结束五英里的晨跑，就像孩子没有出生时一样。但这个车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我们既想保持身材又想和孩子在一起。孩子的感受如何呢？婴幼儿的速度很慢，有时在路边玩石子也会玩很久，儿童的世界就是这样。在驰骋的运动车里，孩子的眼睛无法注视任何东西，一些小孩子还可能产生恐惧感。

滑雪包，我想也是既不舒服又危险。最近我看到一个男人背着幼儿从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上滑下来，另一个滑雪者差点撞了他——如果撞上，后果不堪设想。那个男人非常愤怒，“你没看见我背着孩子？”他朝那个人大吼。

家长相信有了这些装备，孩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其实很明显，是他们想出去跑步或滑雪。也许有些孩子会喜欢这些经历。事实上，大部分孩子都能适应这种危险，看到你那么开心，他也会开心。但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能忽视孩子的安全和他们真正的需要。

对职业母亲来说，照顾孩子一直是个大问题。尽管没有一个容易的解决办法，但明白孩子在你不在时是怎么

度过的依然很重要。调查表明，日间看护中心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比我们想像得要严重。在寻找其他解办法时，我们要记住孩子会时刻挂念我们，需要我们。

一位母亲曾在《华尔街日报》中解释双收入家庭对孩子的好处：“我想孩子需要和父母保持一些距离，这样他们才能成长。对孩子来说，犯错误、失败十分重要。他们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然后才能成熟、长大。我工作的一个额外收获就是，孩子学会了独立自主。他很高兴我做的决定。”她接下来解释道：“让孩子了解我们没有因为他们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对孩子非常意义。”这些话我们听得多了。再让我们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吧。“我们放学回家后，有时很想和妈妈聊聊，但她总打电话，这让我们有点儿生气。而且，尽管她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却很难早到家。我们生了病或出点什么事，她可能来看看我们，但她的工作太忙了，所以很难办到。”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们应该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些孩子会认为父母把他们放在第一位吗？我想不会的。如果母亲向他们解释自己工作有多重要，多有趣，希望他们将来也找到一个能给他们同样快乐的工作；同时，当听说孩子在她不在时很想她，她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也许会好些。因为孩子看问题的眼光就像在《皇帝的新衣》里一样，当父母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每个人都会很快乐时，在孩子的内心看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丽萨·贝尔金最近探讨了在工作问题上父母和子女存在的关于“真”与“假”之间的尴尬。在名为《带女儿去上班》一文中，她讲到自己的尴尬。我们如何给孩子解释“工作”这件事呢？如果我们告诉孩子工作充满乐趣、让人有成就感，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每天疲于奔命、狼狈不堪的感受呢？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工作枯燥乏味，我们宁愿在床边读故事给他们听，但我们得供养家、付房租，那孩子会不会害怕长大后每天要工作呢？也许，事情可以这么想，我们并不需要像自己想像得那样，有责任将整个世界解释给孩子。不论我们多在乎，不论我们多想让他们按我们的眼光看事情，我们都做不到。因此，有时候我们得放松下来，放下我们的镜子。这真的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孩子们靠他们自己也能渐渐明白。

*第二章“管”的恶果

不但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同意，让孩子意识到生活不应仅仅是起床、上学、取得好成绩、看电视，而还有其他一些意义，这很重要。亚里士多德将好的性格定义为正确的行为——对自己及对他人的正确的行为。他相信好的性格是取得人生最终目标的重要条件，而人生的最终目标是快乐。

孩子变的目空一切、自命不凡

我总是很忙，不喜欢去商店买衣服。直到有一天不能再拖了，我去了趟“香蕉共和国”。抓了几条适合我尺码的牛仔裤冲进试衣间后，却发现它们都太大了，可我并没有减肥。付钱时，我问收银员这些奇怪的尺码是怎么回事，“噢，”她回答说，“那是我们的‘虚荣心尺码’。”我的头脑中一亮，“对，虚荣心尺码！”

我们都在用“虚荣的尺码”，实际上，“虚荣心尺码”已经从试衣间潜入教室和家庭，被用在了孩子身上：成绩单上的B奇迹般地变成了A，“良好”变成了“优秀”，参与者都成了冠军。

也许你孩子的房间里也放满了奖杯和绶带。我儿子就有一个超大号的奖杯，甚至需要一间房子来专门摆放它。他从足球队的医疗室把它拾了回来，纯粹为了炫耀。我认识的一个5岁女孩在一次体操比赛中，被错发了的奖品，她甚至都不屑于换回来，她的房间早已堆满了各种奖品，这一点都不重要。当然在父母眼里，孩子们更是最棒的。然而，所有这些认可却造就了这样一代孩子，他们不知如何去应付那些奖杯和奖章后面的现实生活。

学校里的“虚荣心尺码”对孩子尤其不利，老师和家长们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而忘记了学习的真正意义。莫琳·司多特曾写过一篇反对“自信运动”的很有力的文章。她说：“过去，自信心的培养从来就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人们认为自信并不是独立的，它是成功、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产物。只是近年来，在美国教育的历史上，单纯的自信心的培养才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她的观点是有争议性的。但无论如何，自信心的培养已经在教室、操场，最重要的是在家庭里产生了影响。这毕竟这是为了孩子好。当孩子回答错问题时，老师并不正面批评，而是问“这是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吗”？

“虚荣心尺码”本身并不可怕，它仅仅是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花招。这就像调整体重计让我们的体重显得比实际要轻一样。但是，利用这种技巧教育孩子却会鼓励他们自命不凡的心态。他们期望世界围着他们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最好的东西，“有权”过最好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很难做出符合道义的选择，也很难同情他人。这

种做法也使家长很难分清什么是孩子想要的，什么是他们必须的。

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司博克博士是这方面的权威。严格的规则，正式的进餐时间，教条主义的育儿模式——男孩子不玩娃娃，孩子们必须在晚上八点以前睡觉——统统被修正。家长们不愿强制孩子，他们变得不再严厉教条，而是更易于沟通。这些改变大多有很好的结果，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很喜欢那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新型亲密关系。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一些家长不假思索地就投入了这种流行的家教方式，甚至忽视了一般的常识。

例如，让孩子自己作选择，家长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一个学龄前儿童就可以是这种家教方式的运用对象：“你愿意自己走到车上呢，还是愿意让我抱你过去？”“你愿意穿牛仔裤呢，还是针织裤？”在很多情况下让孩子自己选择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其实孩子往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还是要上车，还是要穿裤子，父母提供了两种可接受的，对他们合适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只是在限制他们时稍微放宽一些。

还有很多父母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做出选择，而且不仅仅是在两种可能之中做出选择。这样家长很容易就会犯一个错误，即让孩子决定与他们的成熟程度和经验不相符的事情。实际上，即使有家长的提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于选择所导致的失败的压力。其实，童年时期的一件乐事就是不必做出决定，不必做某种选择。

这种不恰当的选择不仅会造成孩子们的焦虑，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慢慢的，真实和虚假的界限也模糊了。小山姆真的能够在巡洋舰型汽车和切诺基吉普车间做出选择吗？他真的相信是他在选择买哪一种车吗？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对孩子来说就成了一种挑战，没有魔石可以告诉他什么是真的，什么不过是开玩笑。孩子们需要的是在那些有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的事上做出选择。如，你要是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作业，那你不得不告诉老师你没有完成作业了。

自命不凡的孩子们觉得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应该得到关注，这种认识他们从小就有。他们不懂得容忍，所有的要求都会被满足，他们被宠坏了。家长们时刻关注他们的感觉——如果不带她去，她会多失望啊！如果他做得不好，会多伤心呀！——而不是将这些情况视为重要的学习机会。关心孩子的感受的这种冲动本意不错，但如果对孩子的需要过于敏感，有时就会产生反作用，孩子会因此失去培养他们情感和韧性的人生体验。

一位富有经验的高中指导老师不久前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难管理、最麻烦、最娇惯的一代。”这正是那种鼓励自命不凡的家教方式的恶果。

不久前一位母亲告诉我，她5岁的孩子总在学前班的课堂上捣乱，老师说她拒绝合作，不排队，在需要保持安静时哇哇乱叫，甚至还会讲脏话，这位母亲感到非常尴尬。当她向我讲述这些时，我要求她告诉我孩子在家里的表现。她说女儿在家经常讲脏话，“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可从来不会对我妈妈那样讲话”。她不会对自己的母亲那样讲话，是因为“妈妈不会容忍的”，同样，她女儿敢跟她说脏话，是因为知道她会容忍。这位母亲自己向女儿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自命不凡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一些非常理智非常有思想的家长会容忍他们自己的父母永不会容忍的一些行为呢？为什么很多家长都觉得很多情况下孩子会比他们更有决定权呢？

对于很多父母来讲这都开始于一件只花费17美元的漂亮的连裤童装。这种感觉多好啊！只需要17美元就可以让你和你的宝宝高兴，这太有满足感了，并且还充满乐趣。开始时真得很便宜，几年后，情况就变了。在文具店你要买托卡玩具，在食品店要买糖果，此外还有漫画、玩具首饰等等。逐渐地，你彻底接受了新的角色：一个有份重要工作的人——让你的孩子高兴。谁能想到这个角色要扮演到什么时候呢？30年后，当他们不高兴时，你会发现自己甚至在为他们的心理咨询付钱！

对于父母来讲，设定界限太难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斗争要比我们父母严峻得多。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像今天的孩子这样成为重要的营销对象。今天，任何一个吸引孩子的节目都穿插了很多广告。刚刚过完万圣节，广告人就一本正经地宣传一件在圣诞节时“必须拥有”的玩具。当然，孩子们对待玩具没有任何歧视，一向是来者不拒。一天晚上，我的女儿对我说她想要那件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玩具。当我问她为什么想要那件玩具时，她盯着我好像我长出了翅膀。

孩子们不仅仅是过多的广告的牺牲品，现在很多的“产品代言”也会在电视或电影上用微妙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这种代言非常流行，因为你不能用遥控将它跳过去。所以你的小儿子会看到他最喜欢的电影人物喝哪种可乐，儿童漫画里的人物用哪种香波。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现实生活，什么是电视。产品代言更加大了这件事的难度。

杂志同样在刺激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不久前《纽约时报》对青少年杂志的目标群体以及广告词做了一次调查。《康黛·那斯特青少年时尚杂志》的广告词是“14岁的女孩可以——也值得——像成年的超级模特一样穿3000美元的时装”。杂志文化似乎更推崇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对青少年消费习惯进行研究的元素市场调查公司总监说：“青少年是贪婪的消费者，他们不用付房租，不用付健康保险金，所以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是可支配收入。一般来讲他们都不存钱，时尚就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广告人渴望在年轻时就抓住他们，这样会有更大的机会让他们成为终身顾客。”得克萨斯大学的营销教授詹姆斯·麦克尼尔研究了30年的儿童消费行为，他发现，10岁以前的儿童成了儿童市场的后备军，每年要花费近14亿美元。

很容易看到的孩子们是怎样在物质上被宠坏的，他们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导致孩子被娇惯的原因。

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转变，那就是申辩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力量。在一些情况下，多数人的申辩是导致民主产生的重要手段。例如，父母动员起来要求给贫困地区的学校更多资金。残疾人联合会强迫公共戏院设立无障碍通道以便于轮椅行走。这种方式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开辟了途径，也使机会能更均等地提供给大家。

不幸的是在一些上层社会群体中，申辩有时变异为老于世故的人得到更好、更多机会的工具。

一方面家长们对孩子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同时他们精力有限，必须在职业与家庭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开始运用所学到的消费技巧，不再考虑“正确”、“公平”与“可能”的界限，而是问：“我能从老师身上得到什么？能从教练身上得到什么？能从学校得到什么？”

例如：患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的儿童或其他残疾儿童在一些考试中可以延长时间。对残疾儿童来讲，这种安排使他们有更公平的机会，而对没有残疾的儿童来讲，延长时间无疑为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自从1991残疾人教育条例修改后，被确诊为多动症的孩子成倍增长，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群体中。1991年ETS收到了1.8万份考试延时的申请，1997年这个数字一跃为4.2万份。我们还知道有两所残疾学生最多的高中，《谈话》杂志披露说它们是两所极优秀的高中：纽约的达尔顿学校和加利福尼亚的十字路口学校。

最近的新闻还提到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克瑞丝·凯芙，一位现代舞演员、舞蹈设计者，向圣弗朗西斯科人权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歧视的申诉。她坚持说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初级班没有录取她女儿，是因为她像她妈妈说的“有小个子运动员”的身材。这个女孩8岁，同61名孩子一同参加考试，但却成了18名落榜者的一员。

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在招生简章中登出了对考生的基本要求，包括“具有良好比例的身材，挺直灵活的脊柱，从胯部开始笔直的腿，合适的脚弓”。初学者都需经过考核。这看上去很容易理解，就像对篮球运动员身高的要求一样。

圣弗朗西斯科市《反歧视法》规定，不给予那些在身材上有歧视的组织资金，凯芙夫人觉得自己因此有了反对这个学校的理由，她说：“这是我惟一的法律依据，没有这个，我只是一个愿望没有达成的母亲。”

母亲妄图改变世界以适应孩子的需求，这是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般来讲很少有人会那么做。但是界限在哪里呢？利用法律制度使孩子处于有利地位有什么错吗？假称孩子有某种学习能力的“残疾”，为他争取延长的考试时间，以便让一个B+的学生变成A有什么错呢？为孩子能列入优等生而斗争，以便为他进入常春藤名校铺路有什么错呢？家长们必须自己掂量这些事情，但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特权——将会使你的孩子受到伤害。

首先一个危害是孩子不再相信你和你的赞扬，多数孩子很清楚事实是怎么回事。他们通常知道自己和同龄人相比差距在哪里。儿童尊敬、信任说实话的大人，他们有一种天赋可以判断出这一点。我在同小病人打交道时，常常发现孩子对真相十分敏感。我曾治疗过一个8岁的男孩，他患有胆囊纤维症。孩子的父母出于爱和不能接受事实的心态没有告诉他疾病的真相。他喜欢玩击剑，父母便热切地鼓励他练习，有时甚至近乎强迫，以此让他以为一切正常。尽管如此，孩子依旧明白他的病可能很严重，父母给他鼓励并不真正因为他剑术高超，而是他们自己需要给自己一点安慰。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孩子便对父母的赞扬和鼓励置若罔闻，他感到孤独，对病情日益担心恐惧。

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过分赞扬其实隐藏着别的信息——他们担心孩子不会总是做得那么好、那么聪明、有天赋。到了一定的年纪，孩子就能判断出什么是真正的赞扬，什么只是吹嘘和欺骗。当他们只是在比赛中传了个球，或是画了一幅很一般的画时，父母却大声叫好，或到处吹嘘。这种过分赞扬会让孩子感到大家都生活在谎言中，全家人必须串通好，来保持一种神秘的平衡。

“虚荣心尺码”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有些孩子们开始相信这些谎言。谁不喜欢被赞扬呢？但结果往往是，

父母本来想用赞扬来鼓励孩子的自信心，到最后却让孩子变得自高自大、事事以自我为中心。我听说过一个小孩，她在看病时咬医生，朝护士吐口水，对每个人挥舞着拳头，好像疯了一样。最后离开医院时，她却得到一个“微笑的脸”的贴纸，和带她去R U S玩具城的许诺。这些被家长过度夸奖的孩子，即使自己做得非常不好，也表现得不可一世。当然有时候这些孩子的表现似乎不错，那是因为自信掩盖了笨拙。在课堂上，他会第一个举手，尽管他的答案往往未经深思熟虑，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从不刻苦学习，因为他知道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生活中，了解那些微妙的社交界限非常重要。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无法明白这一点，这在和成年人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我最近听说一位老师被她一个九年级学生的表现惊呆了。她没有时间改前一天交上来的卷子，这个学生课后找到她说，“我现在有时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图书馆改我的卷子呢？”这听起来更像《财富周刊》上世界500强公司的CEO，而不是一个孩子。很明显，这个男孩不知道他的话不是学生该对老师说的。

大多数成年人知道这种行为会冒犯到别人，但这个孩子却认为他的兴趣、目标和热望才更重要。尽管“虚荣心尺码”在课堂、球场上随处可见时，但孩子的特权却是在家里发展起来的。逐渐地，孩子的自我意识变得模糊不清。父母应该告诉孩子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如果孩子不清楚恰当的行为举止和不恰当、粗鲁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就无法和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来他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失去自我，无法适应社会。

孩子得到的特权也给家庭造成了危害。在自己的家里，人们本可以享受自由，但当孩子的自我意识被扭曲时，这种乐趣和平静也被破坏。在家里，“表现”是最不应该提起的事，以“表现”为中心的家庭是孩子“特权”的摇篮。当父母感到应该夸奖孩子、听他们说话、鼓励他们，孩子就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父母的乐趣、欢愉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这样，家庭生活就变成了“小约翰尼的表演节目”。

我经常开玩笑说父母在家里应该感到他们是“占据空间的疾病”才对。这个医学术语描述的是一种未知的物质。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可以触摸到它，通过CT或MRI还可以看到它，但我们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父母有时候需要像这种物质一样，他们需要打电话、午睡、收拾衣橱。只要可能，他们应该是孩子生活的背景。有时候孩子如果能自己做些事，父母就不用刻意地组织他们玩耍、看电影、讨论论文。对孩子来说，学会自己找事做是很重要的。事实上，这也会让孩子感到更加轻松。

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父母给孩子那些特权，我们的社会也鼓励一种“分隔”，使孩子们在自己和周围环境间建立起一道屏障。孩子失去了对他人的同情心，逐渐相信自己享有与他人不同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快节奏的、被互联网虚拟的、以实现目标为目的的生活方式都会使孩子与他人逐渐疏远。孩子们的生活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停下来和邻居打招呼，或问候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甘心隐姓藏名，在互联网上，他们找到自己的另一种生活，他们可以是任何自己想做的人。

另外，经济问题也促使孩子将自己的情感埋藏起来。孩子很难理解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放眼世界，极少数人占据着大量财富，无数人却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我们自己拥有两栋甚至三栋房子，为什么有人却无家可归？电视上第三世界国家的悲惨画面，让孩子无可遁形，他们看到受饥饿折磨的儿童，被战争或自然灾害夺去家园的家庭。这些充斥荧屏的画面令人痛苦但又毫无解决办法，与它们相比，现实中的痛苦变得微不足道。在无力 and 困惑中孩子会把自己和所看到的東西隔绝开来。

给孩子心灵造成伤害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悲惨事例，充斥暴力、色情的大众娱乐业更让他们无法从屏幕制造的困惑恐慌中逃出来。毫无疑问，暴力的影响十分可怕，因为在潜意识中，我们对暴力的冲动会被激发起来，而且这会让我们对自己的挫折过于敏感。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恐怖劫持、校园枪击增多就是暴力娱乐文化的恶果。

很多可以减少这些影响的办法，如慈爱的看护、更多的交流、父母的规矩和限制等，对很多孩子来说都不存在。孩子还没有机会体会这些情感或痛苦，因此也不知如何调节自己的情感，只有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我是我，别人是别人。这种漠不关心使孩子不再富有同情心。当事情变得过于复杂时，孩子们更容易将注意力转移到非感性的一面，如什么事情、发生在谁身上、怎么发生的、在哪儿发生的，而不是关心当事人的感受。这种情感的疏离大大加深了孩子对自我权利的注意。

家长们必须做点儿什么来避免孩子产生这种心理。我们享有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日益金贵的时间使我们很难对孩子说，“这太贵了”“太远了”“太迟了”“不方便”等拒绝他们要求的话。不能和孩子相处得久一些让我们感到负疚，我们也只好用金钱和给予他们任性妄为的特权来平息。

《华尔街时报》最近登载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记述了从20世纪初到今天人们互送的节日礼物的变化。100年以前，一个富有的女人渴望的也只是一把玳瑁梳子；孩子会为一个橘子或一些糖果欣喜万分。而现在呢？

“礼物清单”更多的是索尼游戏机、电脑、滑板车、山地车、巴尼百货，当然还有芭比娃娃和她的车、房子和无数的衣物。

大家都知道，奢侈和纵容会令人堕落，而孩子尤为如此。他们一点不知道获得金钱和好的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欲求的不断满足将使人很快失去乐趣。尼采曾经说过：“占有因为占有本身而价值降低。”真正的满足需要一点儿的耽搁、暂时的挫折和一些期待。

孩子的特权不能完全剥夺，而自命不凡也很难避免。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少点儿溺爱，不要太快地满足孩子的需求，还可以让他们多做点儿家务、找一份暑期工作。当家长和孩子热切地打造“金色履历”时，他们放弃了各种普通工作，如救生员、收银员、服务生等等，而是积极参加一些所谓的“增加人生阅历、有益的”的工作，比如去哥斯达黎加的部落里体验原住民的生活，或去拿破里登山，参加名校的辅导课。劳动统计局自1948年开始统计16~19岁的年轻人暑期工作的比例，1990年这个数字最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乔治城大学的一个大三学生说，他的时间要比一份每小时10美元的暑期工作值钱得多。他的暑假是在韩国的一所大学过的。越来越多的专家和研究生院都开始对这种“金色履历”表示怀疑。我听实习医院的几位部门负责人讲，他们选择的都是得B+而不是A+的学生，他们说：“那些孩子让人觉得太自负了。”

正如加利福尼亚州派波丁大学前任校长大卫·戴维泼先生所说：“花更多的时间阅读美国历史、踢足球，和去别的国家旅行，开阔视野是不同的。”他在《纽约时报》上说，他让老师们很生气，因为他坚持说：“我在父亲的烤面包店里学到的东西比在任何大学都要多。”也正如他说，“我们正在从正确的子女教育的轨道中偏离。”

焦虑、抑郁、叛逆的青春期的

父母们总是怀着最美好的动机鼓励、鞭策甚至逼迫孩子，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最坏的可能也就是他们的期望没有达到——“我们的努力白费了，女儿没有上光荣榜”，“我们的儿子没有成为校队的队长”。但父母们没有想到的是对孩子过分的逼迫，哪怕只是希望他们做一些违反他们意愿的事也常常会适得其反，甚至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总被逼迫的孩子都会有焦虑和自闭等心理问题，而且很多人在面临压力时会停滞不前，因此对于做父母的来说，了解焦虑是如何对孩子产生影响是非常有益。

孩子们各自的天性决定了他们的焦虑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孩子很容易就会被吓到，吵闹声或小说中描绘的场景都会让他们害怕，有些孩子则比较镇静，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睡得很好，会对陌生的邮递员微笑，在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时也能保持平静。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孩子们天性如何，同关心自己的人在一起，会减轻他们的焦虑。例如，在有陌生人靠近时，坐在父母腿上的孩子可能不会害怕，可如果他们是独自坐在车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又或者一个孩子摔倒了，妈妈对他微笑并且亲吻他的伤处、安慰他，那么他就不会像摔倒时无人到场那样伤心。在一个稳定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的各种经历（伤痛、饥饿、不适、愤怒）都会有关心他的人同他一起面对，这样今后他就更容易适应生活中的各种起伏。对于关心照顾自己的人的依靠，还会对成长中的孩子产生生理上的影响，会为孩子认识、探索这个世界提供强壮的身体。

当父母开始逼迫孩子时，这种安全感可能就会被破坏。那些只重视结果——是否会上光荣榜，是否能当队长，是否能考上大学——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如果达不到父母的期望，那父母对他们的爱就会减少。问题还不只这些，有证据表明，处在逼迫中，只重视结果的孩子往往缺乏创造力，不自信，更不愿做各种尝试。布雷得斯大学的心理学者特茜莎·艾伯利曾做过一项研究，她让22个女孩做一些滑稽拼图。女孩被分成两组，一组做拼图是为竞赛，而另一组则只是游戏。7位艺术家对女孩们的作品进行了评估，那些为比赛而做的作品远不及只为了得到的快乐而做的拼图复杂，变化万千。

为了培养孩子们坚强独立的性格，首先应允许他们失败。这是取得成绩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无论孩童还是成人，如果不愿冒失败的危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正如詹姆斯·乔伊斯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些处于压力下，只重视结果而忽视活动过程的孩子常常变得急功近利，同没有压力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放弃，更难发挥自己更大的潜力。

上三年级的杰克对他将要做的自然科学实验感到很兴奋。他喜欢青蛙，而且养了一只作宠物。他想的是观察蝌蚪的成长，并做出一个图表以记录成长数据。可他父亲觉得这样太简单枯燥。为什么不把实验做得更有趣一些呢？他建议可以将蝌蚪养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哪种条件下蝌蚪长得更快。找三四个容器，一个装冷水，一个装热水，一个装自来水，最后一个放入屋后小溪里的水，并放入一些水草。杰克每天记录这4种情况下蝌蚪的成长

情况。父亲对实验表现出的热心让杰克很紧张——我想很少有孩子不紧张的。他逐渐对自己的努力失去了兴趣。每当他提出一些建议，父亲总是驳斥他，即使很温和。杰克觉得这个实验不再是自己做的了，它属于父亲。于是他不再做任何提议，只是听从父亲的指令，每天晚上在表上填上数据。当完成了整个实验，交上自己的作业后，杰克对青蛙也失去了兴趣，并且为自己取得的好成绩感到不安。而他的父亲觉得整个实验非常成功，他的初衷原本是想培养杰克勇于竞争、争取成功的意志，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父母都应始终如一地支持孩子。但他们必须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孩子们所付出的努力，而不是努力后的结果。杰克的父亲如果只是问几个简单的问题，结果可能会好些。比如：杰克想做什么样的实验，如何去做？他去哪里找蝌蚪？他找得到对他有帮助的关于青蛙的书吗？这样杰克只会对父亲的热心感到兴奋，而不是对他做的指挥感到紧张。

有些时候，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事情过于关注了，甚至剥夺了他们从失败中学习的机会。孩子们现在很少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活动：他们的娱乐时间是被控制的，体育队是组织好的，各种学习和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不久前两个14岁男孩在同我谈话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从没有在没有教练、家长的介入下举行过任何体育活动，无论是棒球还是篮球。这就是孩子们的典型现状。

孩子们觉得我们总是在盯着他们，随时准备表扬或纠正他们的行为。我们越来越认定这种介入对于孩子的成功至关重要，结果孩子们也相信了这一点，进而使他们今后很难成功。

有些处于逼迫下的孩子表现得很好，竭尽全力取悦父母，上了光荣榜，做事尽心尽力，好像父母们所要的也正是他们自己想要的。直到进入青春期，家长们才既失望又困惑地发现事情完全变了。

如果家长们有一个水晶球，可以看到未来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他们所爱的孩子们在青春期的表现，那么他们一定会更好地反省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如果家长明白，那种逼迫式家教虽然在孩子6岁时很有效，却会在他们13岁时产生恶果，他们就会采用另外的方式了。一般来说，这种恶果总是在青春期表现出来，曾经很听话、总是想讨好别人的孩子忽然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功课、训练、附加作业、取得的好成绩原来都是为了父母做的。这不仅仅会使孩子感到愤怒，也会使他们迷惑，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到底想要什么。当他们站在人生的转折点，必须对自己、朋友、未来做出一系列重要的选择时，由于缺乏自信，没有坚强的性格，他们往往会不知所措。

不仅仅孩子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家长们也成为了不满的发泄目标。如果家长曾经把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的价值强加给孩子，那么到青春期时，孩子对于父母的厌恶和不满就是很正常的。在孩子们的眼里，父母成了必须被击败的可怕的恶魔。

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们首先会面临一种失控的感觉。孩子会要求放松他们夜归的时间。他们变得更自立了，有了新的朋友，扩大了社交圈，而父母却越来越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因为十几岁的孩子总是想有自己独立的社交圈。

父母们还会在情感上感到失落。当孩子们渴望独立时，他们首先的表现是违背父母们美好的愿望；青春期的孩子总是想逃避家庭生活，不再做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事。以前孩子们总是一放学就回家，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父母的拥抱并与他们谈论自己的事。然而现在，他们回家后便冲进自己房间，还关上门，问他们任何问题都被视为侵犯隐私。有个15岁孩子的母亲对我说：“自从我女儿进入青春期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我有多蠢。”

这种同父母之间关系的变化很正常，但却并不意味着它容易度过，而那些被逼迫的孩子面临的转变会更加特殊而紧迫。

拿托德来讲，他在15岁时到我这里进行治疗，原因是他不做作业，不遵守夜归的时间，还很有可能吸毒。托德是一个好奇心很强，性格倔强的孩子，家里有3个弟弟。在学校里他经常惹麻烦，在家里则被娇惯，生活上不知道自律。然而都是专业人士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却很高。他在四年级时被认为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然而在父母的帮助下，他仍然能取得好成绩并且上了光荣榜。因为身体健壮，托德在体育方面的表现也很好，在一些擅长的项目上还接受额外的训练。在父母的坚持下，托德还要学习长号。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不顾老师的建议，尽力让托德考进了优等生班。

托德比他的同学发育得早。而当其他同学也开始发育时，他就不再是班里最高大的了，由于身材高大而在体育上所占的优势也随之消失。随着功课逐渐变难，他已经不能在优等生班里保持好成绩，在父母的辅导下，他勉强坚持着，然而在第一个学期末，他就不得不退出了优等生班。他也不再打曲棍球或篮球，而且拒绝继续学习长号。

15岁时，托德感到非常失败。他在学习、体育或者过去参加的课外活动中，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而父母

则掩饰不住他们对托德一无所成的失望，他们继续对托德进行学习和体育上的辅导帮助，而这种努力在托德看来只是为了要他取得成功。他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才真正感兴趣，过去的各种学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父母。父母和老师都让他很气愤，他曾经想继续做一些从前感兴趣的事，而现在由于父母的介入也拒绝再做了。

事实上，托德是这种逼迫式教育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很小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因为父母的逼迫取得成功。但是进入中学以后，孩子们成功的动力及毅力则必须是来自于他们自身，而不是父母。在很多情况下，同智力相比，想像力和创造力才是取得成功更为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培养孩子的创造力要比逼他们取得好成绩更为重要。而实际上在培养孩子创造力的过程中，孩子的自身愿望才是具决定性的，父母则需要进行富有技巧性的家教，即关注他们性格的培养而不是关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一个被逼迫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像我的一个患者所说的：“事情变得一塌糊涂。”是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曾经非常成功地帮助孩子们在社交、体育和学习上取得不俗成绩的家长发现，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不再百依百顺，而从前所获得的成功也停滞了。

有的孩子像托德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就处在逼迫之中，强迫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这样的孩子往往缺乏别的孩子性格中的一种韧性。而另外一些孩子也许天赋很高，很聪明，在青春期时则对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以及自己同父母的关系产生疑问，这就使他们决定不再以他人的目标为目标。逼迫式家教总是导致一个更具叛逆性、迷惘而困难的青春期，孩子们更容易反驳父母的观点并且做“出轨”的事。

如果父母给孩子设定的目标更多的是道义上的：如诚实、自律、勤奋、守法等等，孩子们就会更自由地从他感兴趣的反复摸索中学习，进而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也会学习到如何面对失败，他们还会由此认识到这个世界中有些情况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并且开始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享受成功的喜悦，吸取失败的教训，这样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叛逆性。

青少年非常热衷于发展他的自主。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讲，这都不是件容易事。在逼迫下的孩子会更难发现自己是誰，对什么真正感兴趣，什么事情才会给他带来快乐。这是因为他们的独特性在有意无意中被父母摧毁了，父母总是努力把自己已有的孩子打成一个他们想要的孩子。这些被逼迫的孩子失去了部分的自我。而这种不完整的自我，则会在他们尽力想成为自主的成人时成为不幸的根源。就像建在沙子上的大厦一样，他们所缺少的正是父母所希望他们拥有的：坚强的自我及勇于迎接挑战的意志。

这里不是说青少年不需要制定成功的目标获取成功的动力。但是除了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以外，他们也有自己的目标。他们从父母那里需要得到的是坚实的支撑。我经常用游泳的人来比喻，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一个游泳队员，在游到反折处时需要用力推泳池的池壁来尽可能地作一个漂亮的反转。父母就好像这面墙；当他们开始在社会上找寻自己的位置时，父母们需要在孩子身边，告诉他们行为的界限，作支持他们的后盾力量。

当孩子们的活动在家庭之外时，他们就会需要外界的支持。虽然老师们的影响很重要，但是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青春期更重要因素却是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存在于家庭之外的。青少年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同龄人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十几岁的孩子总是喜欢同他们的朋友在一起。当他们不在一起时，就会通过电话交谈或者相互发信息，这就需要时间。而一个所有课余时间都被逼迫做各种事情的孩子，就没有时间去同别人建立友谊，而这种友谊正是他顺利地通过青春期所需要的。

缺少时间只是妨碍孩子们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原因。父母们给他们灌输的激烈竞争的意识也会使社交气氛恶化。父母们总是打听别的孩子上几年级了，每天都做什么，取得了什么成绩，并与自己的孩子相比较，这样就会给孩子制造一种同别人对抗的氛围，使得他们不愿同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很多孩子发现这种局面在他们上高中三年级时最为严重。这时父母对考大学的信息极其敏感，孩子的大学申请好像成了秘密。“别告诉凯文你正在申请阿姆斯特学校，你的学校里申请的人越多，你的机会就越小。”这与孩子们希望同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目标及野心的天性是相违背的。

父母们的这种竞争态度不仅仅孤立了孩子，也孤立了他们自己。教育青春期的孩子不是件简单的事，而相互孤立的不同他人交流经验的父母，无疑会使这件事变得更为困难。有时候每天的工作以及家务使父母们没法相互了解，而有时是因为父母们并不想去了解别的孩子的父母，他们觉得这种联系毫无意义。很多学校都试图通过组织家长会，在孩子的夜归时间以及如何防止他们吸毒、酗酒等问题上加强父母们的联系。这种正式的组织是有帮助的，而家长之间的联系更多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建立的。例如周六晚上，一个家长会自然地打电话给另一个家长询问孩子所说的聚会，并会问当孩子举行聚会时，他们是否在家。同别的父母讨论孩子们夜归的时间、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也会在孩子总是说“别人的父母就允许他们的孩子这样做”时，帮助家长们解决问题。

大多数孩子都想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而他们的父母也鼓励这种想法。允许他们穿同年龄不符的衣服，接受他们同年龄不相符的举止。不幸的是今天的时尚使家长更难控制他们的穿着。紧身上衣、露脐装、魔术胸罩，这些不恰当的穿着都出现在年龄不适当的女孩子身上。我有一个患者是16岁的女孩。在她生日的时候，她的朋友送给她的是极为性感的名牌内衣。男孩子们则穿着褴褛，拿着手机聊天或者查看寻呼机上的信息。这使他们的父母感到很困惑，也使一些家长很容易忘记他们只是“披着狼皮的羊”而已——在感情上、心理上他们依然是孩子。

在未成年人的医院里，我们常常依据孩子们的智力年龄而不是生理年龄，这是因为有很多孩子受过脑部创伤或者由于疾病影响了他们智力的发展。我想，在研究孩子们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的问题时，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一个穿着举止像20岁的13岁的孩子在智力和感情上的成熟度仍然是13岁的。在我们的文化上，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做好进行性行为、吃致幻药或看暴力电影的准备，不会承担只有成年人才能胜任的家庭及社会责任。不幸的是人们总是根据孩子们装扮出来的年龄，将他们置身于与他的实际年龄不符的景况中。

很多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少年，总是被那些他们还没能经历或者不能明白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应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让他们发展自己的抽象能力、认知力，最终提高他们对事物的洞察力。这一过程非但不能一蹴而就，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每天都在做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很重要的选择。我是应该做作业呢，还是看音乐电视？我是应该自己完成论文呢，还是从网上抄一篇？我是该在规定的夜归时间回家呢，还是同朋友们一起溜进夜总会呢？我是应该同老朋友一起玩呢，还是加入到一群吸烟或吸毒的很酷的孩子中去呢？

这些选择会决定他们未来生活的很多方面。对一个被逼迫的孩子来讲，在每一次需要做出选择时，他都很难抵抗眼前的诱惑而做出成熟明智的决定。况且很多孩子与家庭关系和他们的道德修养都还不牢固，当青春期到来时，他们会失去控制，而不能做出引导他们取得成功和获得最终幸福的选择。

*第三章到底怎样“管”

想更好地倾听孩子的心声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时间，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父母常常遗忘的，是保持沉默。成熟、勇于迎接挑战，学会用自己的努力取得胜利或接受失败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不能被任何“利益”推翻的最重要的信念。

重新认识你的孩子

想像一下，你要经受这样的考验：明天你要参加一个关于社区活动及规则的考试。星期五要做家庭财政预算，还要做一个关于如何巧妙地安排孩子暑期活动的演讲。你不能看电视，即使很累而且非常想看电视。差点忘了，明天有一个人会来参观你的房子，还要看你整理橱柜的好方法。还有，关于家庭营养的论文还有10天就要交了。你已经很久没去健身房了，下次亮相时一定会有麻烦。家里其他人似乎总是对你不满，他们不会忘记上星期你把湿衣服忘在洗衣机里，直到它们都发了霉。

天呀！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紧张、烦躁、压抑，更糟的是你必须样样做好。然而，这就是孩子们现在典型的生活。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总是希望他们未来生活得更好……

我曾遇到一些父母，当孩子生病时，他们不得不重新看待生活。忽然间一切都变了，世界似乎也倾斜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重新认识我们孩子的时刻。也许那是你10岁的孩子参加完一个月的夏令营，从车里下来的一刹那，你发现他似乎高了，更令人惊讶地成熟了。也许是偶尔走到操场边，恰好看到你四岁的女儿正把一个从秋千上掉下的幼儿扶起来，拍着他身上的土，安慰地摸着他的头。当这些时刻来临，我们应该抓住并享受它们，它们比班级中的名次更说明问题，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我们的孩子，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成熟程度，他们的优点、弱点，以及他们的承受力。

除了这些明显的时刻，你还应时时注意他们的新变化。当然，你不必刻意地去做这件事，但是要记住，你的孩子一直都处在变化之中。有时两岁孩子的巨大变化会使我们很吃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他们一岁半时的样子。更大一些的孩子，变化会更显著，五年级孩子对社会及学校里一些事情的看法可能就会与他四年级时截然不同。如果你不能跟上孩子的这种变化，那就很难同他进行交流。

倾听孩子的话

大多数家长没有足够的时间同孩子在一起。工作在外的父母晚上回家后已是精疲力竭，即使在家，他们也常被各种事情困扰。实际上，一些现代化的家庭用具也剥夺了父母同孩子说话的机会。以前妈妈洗餐具时你负责擦干，或是哥哥洗，爸爸擦干，你负责把它们收起来，这常常是一家人聊天的好机会。现在，那种安静而轻松的谈话很难找到了。我们不得不人为地制造一些所谓的“高质量时机”来倾听孩子的想法。当我们坐在床边看着孩子入睡时，希望他们会像竹筒倒豆一样说出所有让他们感到新鲜或不安的事。或者在整整一周与孩子们毫无交流后，带他们出去吃午饭，希望他们在这其间告诉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的成年朋友一样。

这种倾听孩子谈话的方式有两个缺点。首先，家长对孩子的话过于关注会助长他们自认为是宇宙中心的心态。长期下来，他们会变得更加自命不凡，无法与人沟通。其次，试图选择固定的谈话时间也不可行，因为孩子随时都可能与你交流他遇到的问题。我们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当我们正要离开孩子的卧室，为他关上门时，他突然说：“妈妈，为什么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呢？”或者是在学校门口，当他跳下车准备进去时，小声嘀咕“老师真得很讨厌我”。作为家长，你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能够抓住这种时候，发现困扰着孩子的问题。

要想更好地倾听孩子的心声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时间，没有什么能代替它。只有经常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才有机会对你敞开心扉，让你分享他们的世界。一边同他们谈话，一边做一些别的事情是很有益的，这是治疗在校学生时常用的一个方法。我经常一边下棋一边同患者谈话。当孩子沉浸于游戏时，他们便除去了武装。让孩子陪你做晚饭或者一起去遛狗也不错，这都可以为轻松的谈话提供机会。当然，为了从这种有意分散孩子注意力的谈话中有所收获，你必须认真地倾听。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父母常常遗忘的是保持沉默。这就是说在孩子刚刚开始谈话时，不要急于批评他们或提出建议。我们是孩子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鼓起勇气告诉父母自己有什么麻烦时，话还没说完，他们就开始指点我们应该怎样做，要不就是批评我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或者敷衍说“一切都会好的”，好像他们根本没听我们在说什么。还记得那时的感受吗？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有相同的感受。有些情况下，你的孩子所需的仅仅是理解和支持。如果想给孩子提建议的话，也要温和地提出，最好是用“你试过试试……”或者“有一种办法可能适用于这种情况……”这种口气，而不是“你必须……”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而且下次面临问题的时候还会找你商量。

我们要听什么？

我的工作是研究儿童生活的具体细节，而这些大多是父母提供的，我必须明白如何去对待得到的信息。专业的训练与经验帮助我分辨哪些是客观的描述，哪些是扭曲的事实。没有这样的分辨，信息就是无用的。

所以当你听孩子们谈话时，你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比如，曾经有一个孩子对我说：“我的老师讨厌我。”这个十岁的男孩是个好学生，举止得体，看不出老师为什么不喜欢他。但他却告诉我，这个老师曾经有几次对他大喊大叫，而且在他不知道答案的时候让他回答问题。他确信，老师一点儿也看不起他。当我做进一步调查时才发现，这个男孩极其敏感、害羞。他的父母性格温和，很少大声说话。而这位老师则恰恰相反，她很严厉且态度生硬。征得男孩和他父母的同意，我同这位老师进行了交谈。很明显，老师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孩子看问题的角度使他曲解了老师的意图。因此，如果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你就不能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完整准确的信息。

注意以下的问题，它们能帮你了解孩子的生活：

- 孩子在家时喜欢做什么？当他想放松时，他是喜欢读书，还是看电视，或者玩游戏？
- 孩子喜欢同谁在一起玩？他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安静内向的还是活泼外向的？
- 孩子是喜欢同别人一起玩，还是自己一个人玩？
- 孩子喜欢什么样的书？童话？现实故事、人物传记？还是反映家庭生活问题的书籍？
- 孩子觉得自己最擅长什么事，最不擅长什么事？
- 一天中孩子最喜欢做什么？最不喜欢做什么？

多种多样的类型

孩子们是不同的。有两个以上孩子的父母会告诉你这一点。身高、体型、头发的颜色等生理上的不同很明显，不明显的是孩子们的敏锐程度，敏感程度及反应程度。有些年轻人在复杂难懂的学科上表现出色，而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则表现平平。有的孩子行动敏捷得像猴子一样，整天爬树荡秋千；而另外一些孩子则喜欢坐在树下的凳子上看书，玩玩具或观察一只昆虫。有些孩子喜欢画画，快活地胡乱涂鸦，还有的孩子则喜欢下棋或打牌。所有这些孩子的行为都在正常的行为类型之列。

孩子们的活跃程度也有所不同。有的孩子天刚亮（甚至天没亮）就醒了，开始玩耍、谈笑；而另一些孩子就

是用棍子捅他们都不会醒。有的孩子很挑食；有的则狼吞虎咽，可能连食物的味道都不知道。有些孩子生来就有很易调整的生物钟，他们很容易适应环境；有些则不然，任何的变动都会使他们不快，远程旅行会使他们整个假期都不舒服，而一次没睡午觉就会使他们精疲力竭，甚至一种新的食物或一件新衣服也会使他们烦躁不安。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特定的本性。我们会说有的年轻人很容易相处，有些则很难相处，很奇怪。孩子们的本性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容易相处的性格像好的减震器，它使旅行更加平稳顺畅；而古怪的难以相处的性格则如差的减震器，它使旅途充满颠簸，即使路很平也如此。有着古怪天性的孩子在成长中更容易有情绪上的问题，他们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非常情绪化，因此需要更多的关注。

旅行的路程是完全一样的，但旅途的经历却完全不同。

你的孩子睡醒后是高兴的吗？他是否不在乎别人的嘲笑，坚持自己所做的事情，即使不会成功？他喜欢尝试新事物吗？他一般是容易满足且坚韧的吗？

还是你的孩子睡醒后会很烦躁？会因为卧室柜的抽屉卡住了就生气吗？会因为被压了脚趾而号啕大哭吗？早上他会把麦片粥泼得到处都是吗？

第一种孩子的父母觉得教养孩子是一件轻松又愉快的事，他们不明白朋友们所描绘的困苦。而第二种孩子的父母则会因孩子而忙得团团转，而且会很小心地不惹怒孩子，这样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失衡了。

强调遗传没有意义

“看，孩子有你的眼睛。”“毫无疑问，孩子有你的倔强顽固。”从孩子身上辨认哪些特征“来自”于父母、祖父母是不可避免的冲动，这很自然。但是要记住，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些地方非常像父母，他们也决不仅仅是父母的简单翻版。

孩子经常被父母带进我的办公室，然后就像追溯历史一样，我听到小坚尼“就像他爸爸一样在房子里疯跑，总是捣乱”，或者那个女孩“同她妈妈一样害羞”。来我办公室的家长很少有高兴的，因为孩子继承的不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方面，比如说蓝色的大眼睛，优雅的举止。

为了更好地了解你的孩子，你应从遗传定势中跳出来。你的女儿如你一样害羞并不意味着她会遭遇你所经历的社交恐惧，而像你丈夫一样调皮的儿子也不一定会像他一样被赶出学校。为孩子的性格寻找来源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孩子虽然会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遗传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在他们成长所起的作用却是未知的。

我希望你重新审视你的孩子，这会让你更清楚地意识到他是一个特别的，有着自己的性格、兴趣、技能、优点、弱点的独一无二的人。不能看清自己的孩子，你就不会成为成功的父母。当你认识到孩子必须创造“自己”的未来时，你就不会再去逼迫他们了。